

借 东 西 的 小 人

The
Borrowers

[英国]玛丽·诺顿 著
任溶溶 译



借东西的小人

The
Borrowers

[英国]玛丽·诺顿 著
任溶溶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借东西的小人 / (英) 玛丽·诺顿 (Mary Norton) 著;
任溶溶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7

书名原文: The Borrowers

ISBN 978-7-5447-6401-8

I. ①借… II. ①玛… ②任…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
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11952号

The Borrowers by Mary Norton

Copyright © 1952 by Mary Nort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425号

书 名	借东西的小人
作 者	[英国] 玛丽·诺顿
译 者	任溶溶
责任编辑	彭 波
原文出版	Puffin Book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875
插 页	2
字 数	108千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401-8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童话总让我们询问自己

梅子涵

正阅读着的新书

记忆的幻觉

小的时候，住在一幢日式的老房子里，我的卧室在三楼。有一次午睡，睁开眼睛，看见房门口站着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是一个老奶奶，看着我，面目不可怕，可是因为那么小，是活生生的，所以吓死了我。我哭着叫着往二楼跑，向外婆描绘。后来的几天，每次睁开眼睛都看见很小很小的老奶奶，都吓得要死的哇哇地哭。外婆说，我病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忆，没有杜撰，刻骨铭心，也许的确是因为我病了才看见的吧，那么就把这看见叫作幻觉好了。



现在又想起要对人来说这件事情，是因为正在阅读的《地板下的小人》^①也是说的这种看见，而且看见的也是一个男孩。他正坐在床上，那个小人想拿走一只茶杯。你知道，对于长得很小很小的小人来说，一只茶杯是属于很大的东西，不是随手就可以拿走的。那个男孩下了床，拿起茶杯，递给这个小人……小人回到住处，吓得要死，从此惊恐不安。我被看见了，怎么办呢？他的太太也吓死了。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女儿叫阿丽埃蒂，被看见的小人叫波德，太太叫霍米莉。

我们怎么也想不到 地板下会有什么

他们住在地板的下面。他们没有家具，没有用品，没有食物，所以他们要到地板上面来取。他们说这叫借。是的，他们如果不来取，不来借，那么他们怎么生活呢？阿丽埃蒂的卧室就是用借来的两个雪茄烟盒做成的。他们家的五斗柜是用火柴盒做成的。红颜色的吸墨水纸是他们的地毯。洗澡在碗里。一只阿司匹林瓶子的盖，加上点水，自然就可以洗手了。一只马铃薯是可以吃一些日子的。一块肥皂，那就慢慢用吧，用来

^① 本书又译作《地板下的小人》。——编注。



用去用不完。

地板下的小人也是分等级的，有门第。比如说住在客厅下的地板里的就要比住在厨房下的地板里的门第高，身份好听，说起来就是“客厅家的”，否则，只不过是“厨房家的”。

这样，为了提高自己的门第，让身份使人羡慕，而不是羞于出口，他们只好编说家境和成分，明明是住在压布机房下面的地板里，却说是住在钢琴房下面。水管下面改成书房下面，盥洗室换成卧室。

但是他们不知道天空的颜色，以为天空是深棕色的，因为他们到地板上面去借东西的时候，看见天花板就是深棕色的，他们把天花板当成了天空。他们就说，天空是拼起来的，上面还有裂缝。

可是我们怎么从来就没有想过地板下有些什么呢？小时候因为幻觉看见了很小很小的老奶奶，我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以后，除了“看见”的记忆，除了刻骨铭心，怎么关于那“看见”的其他想象力就丝毫没有产生过？所以怎么写得出让儿童们欣喜若狂的故事？外婆说我生病了，我也只认为自己是生病了，一切都到此为止。而《地板下的小人》不是仅仅想到了一个大家都沒有去想的空间和人物，还把这个空间的一切都想



得分外出奇、分外生动，因而分外有趣，这就更加属于天才。我们只要努力地去具备一点点，我们的儿童文学、童话，也就不会变得有些奇妙、有些生动、有些趣味了。

带父上地板

看见了真正的天空

地板下的日子不会不辛苦。不是借马铃薯，借火柴盒，借红颜色的吸墨水纸，借半根吃剩在厨房里的香肠，借一条可以当毛巾用的绷带，借一根可以打毛衣、织袜子的大头针……有多么辛苦，关键是还要不能被地板上的人们看见。因为他们不会去想地板下有些什么，所以他们只要看见就一定会大惊小怪。他们即使也写出了无数的童话，有的甚至伟大，但是在真正的生活里，他们是一个童话也不愿意去看见，去接受的。一盒火柴不见了，他们说，见鬼了，刚才还在！一根针找不到了，他们说，出鬼了，肯定出鬼了！他们没有智力，也没有浪漫而松弛的心情会想到：是波德借去用了，是地板下的小人借去装点他们的生活了。他们不可能想到也不会接受这一点。所以，所有的地板下的小人，只要不慎被看见，就只能搬走，匆匆地，慌慌地。他们不可能在人类的眼皮底下过着童话的生



活，真正童话的生活不可以被人类瞧见。

爸爸波德的年纪大了。阿丽埃蒂要代替爸爸到地板上去借东西。爸爸妈妈都说，哪有女孩子到地板上去的？所以，阿丽埃蒂很像花木兰替父去从军。古有花木兰，今有阿丽埃蒂。

阿丽埃蒂就这样也被男孩看见了。

男孩是个懂得童话的孩子，所以他曾经看见波德，还为他拿茶杯。他现在看见了阿丽埃蒂。他虽然已经十岁，可还不是那么会念书，他请已经十四岁的阿丽埃蒂念书给他听。他则跟她讲火车站、足球比赛、赛马场、大游行、艾伯特音乐厅的音乐会、印度、中国、北美、英联邦……还有七月大减价。他躺在草地上给她讲这些的时候，他的那么大的漂亮的头挡住了一大片天空。阿丽埃蒂在这以前没有看见过天空，没有看见过草地，没有看见过石子路，也没有看见过在石子路上爬的绿色甲虫。她用手指轻轻按住它的壳，它就停下不动了，戒备地等着。一松手，它又很快地在阳光下爬了起来。蚂蚁急急忙忙地弯曲前进；小鸟叽叽喳喳地飞下来，落在草地上，又像吓了一跳似的慌慌飞走。花和露珠她也看见了，用手把叶子一掀，露珠会像弹子一样滚动。泥土有香味，还那么温暖。

男孩说，你等着，我去拿书，你念给我听。



询问童话精神

每天晚上，男孩还撬开地板，为阿丽埃蒂一家送去很多需要的东西。有生活品，甚至还有艺术品。阿丽埃蒂一家的日子，简直可以用灿烂来形容了。但是男孩毕竟不是整个的人类。地板下的小人最终还是要在大惊小怪的叫喊声中去可怜逃命。阿丽埃蒂一家不见了。所有的听故事的人都不安和茫然地问，他们后来到哪里去了？

他们后来到哪里去了？这难道不是又要询问我们的想象力，询问我们的童话精神？



目 录

第一章	听梅太太讲小人	1
第二章	波德一家	13
第三章	等爸爸回家	25
第四章	爸爸被看见了	33
第五章	真相	45
第六章	阿丽埃蒂的渴望	59
第七章	一道道门被打开	73

第八章	格棚外面的世界	85
第九章	一样的眼神	95
第十章	大人世界和小人世界	107
第十一章	爸爸的感觉	119
第十二章	托男孩捎信	129
第十三章	黑夜行动	141
第十四章	事情并没有那么可怕	153
第十五章	半夜，地板被掀开	163
第十六章	富有的日子	177
第十七章	德赖弗太太的尖叫	187
第十八章	准备出逃	199
第十九章	危急时刻	213
第二十章	焖土豆牛肉的香味	229

第一章

听梅太太讲小人





关于他们，是梅太太第一个告诉我的。不对，她告诉的不是我。那怎么会是我呢——那是个又野、又邋遢、又任性的小女孩，用生气的眼睛看人，据说还嘎吱嘎吱地咬牙。凯特，应该叫她这个名字。对，就是这个女孩——凯特。反正叫她什么名字也没有多大关系：她就这样跑到故事里来了。

在伦敦，梅太太在凯特的爸爸和妈妈的房子里住着两个房间。我想她是他们的一位亲戚吧。她的卧室在二楼，她的起居室在叫作“早餐室”的房间。早晨当阳光射在烤面包和果酱上时，早餐室是很不错的，但到下午光线暗了，房间似乎变小了，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暗淡银光，那是房间



里的暮色，有一种忧郁的气氛。不过凯特是个孩子，她喜欢这种气氛。在吃下午茶点前，她经常到梅太太的起居室里来。梅太太教她钩花边。

梅太太岁数大了，关节不灵活。她这个人——也不好说是古板，但的确是说一不二。凯特和梅太太在一起时从不“撒野”，也不邋遢和任性。除了钩织以外，梅太太还教她许多东西：怎样把毛线绕成蛋形的球啦；怎样织补啦；怎样清理抽屉，并在东西上面盖一张薄纸挡住灰尘啦。

“你为什么这样一声不响啊，孩子？”有一天凯特弯着腰，呆呆地坐在垫子上时，梅太太问她说，“你怎么啦？你丢掉舌头了吗？”

“不是的，”凯特拉着她的鞋扣说，“我丢掉钩针了……”她们正在做一条床罩……把毛线钩的一个个方块缝在一起，还差三十来个方块。“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把它放在了哪里，”她急急忙忙说下去，“就放在我床边书柜的底下一层，可是不见了。”

“底下一层？”梅太太重复说了一遍，她自己的钩针在火光中不停地闪烁，“靠近地板吗？”

“是的，”凯特说，“但是我把地板看过了。地毯下面也



看过了。到处都看过了。毛线倒还在那里。就在我放下的地方。”

“噢，天啊，”梅太太轻轻叫了一声，“不要是他们也在这房子里！”

“他们是谁？”凯特问道。

“借东西的小人啊！”梅太太说。在暗淡的光线中，她似乎在微笑。

凯特有点惊慌地看着她。“有这样的人吗？”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什么样的人？”

凯特眨着她的眼皮。“住在别人房子里的小人……专门借走别人东西的！”

梅太太放下她手里的活儿。“你说呢？”她问。

“我不知道，”凯特说着把眼光移开，使劲拉她的鞋扣，“这是不可能有的。不过，”她抬起她的头，“有时候我又觉得一定有。”

“为什么你觉得一定有？”梅太太问道。

“因为有许多东西不见了。比方说别针吧。工厂没完没了地生产别针，每天人们买别针，然而就在你要用别针



的时候，别针却没有了。它们都在哪里呢？就在要用的时候，它们都上哪里去了？再拿缝衣针来说吧，”她说下去，“我妈妈买了那么多缝衣针——至少有几百枚——它们不可能满屋子都是。”

“对，不可能满屋子都是。”梅太太同意说。

“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们一直在买。买了又买。例如铅笔、火柴、火漆、发卡、图画钉、顶针……”

“还有帽针，”梅太太插进来说，“吸墨水纸。”

“对，吸墨水纸，”凯特同意说，“但不是帽针。”

“这你就错了，”梅太太说着又把活儿拿起来，“我说帽针是有道理的。”

凯特望着她。“有道理？”她重复说了一遍，“我是说——有什么道理？”

“这个嘛，确切地说是有两个道理。帽针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武器，而且，”梅太太忽然笑起来，“不过这听起来太荒谬了，再说，”她犹豫了一下，“这都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可是跟我讲讲吧，”凯特说，“跟我讲讲你知道的关于帽针的事。你见过吗？”